

中國民歌〈茉莉花〉的西傳與東歸**

黃一農*

〔摘要〕

〈茉莉花〉現已成為舉世認同的中國民歌代表，然因其在各地方的變調頗多，導致海峽兩岸各自最風行的此曲詞譜竟然不同，本文即嘗試追索兩者的傳遞過程。由於乾隆朝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來華時，曾將此曲以五線譜錄出西傳，惟因其詞譜兩不相合，故筆者也力圖釐清當時傳譯歌詞音義所發生的一些訛誤。馬戛爾尼使團中人所攜回的〈茉莉花〉旋律，後並透過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的知名歌劇《杜蘭朵（*Turandot*）》而傳開至世界各地，故文末亦將透過該劇裡的中國意象，略抒對異文明之間交流與會通感想。

關鍵詞：茉莉花、民歌、馬戛爾尼、普契尼

** 此研究受國科會計劃「龍與獅對望的世界：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個案研究」(NSC 94-2411-H-007-001)以及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講座之支持，筆者亦感謝新竹清華大學謝詩同學以及王淳韻小姐協助復原曲譜。本文中所涉及西名之漢譯，均儘可能尊重清代文獻中的用法。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

收稿日期：2006年8月23日，特約稿。

責任編輯：蔡振念教授

中國民歌〈茉莉花〉的西傳與東歸

〈茉莉花〉一曲現已成為中國民歌的代表，在港澳回歸以及奧運會徽揭曉等重要場合，它都被拿來當作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背景音樂。但有趣的是，現今海峽兩岸各自最風行的〈茉莉花〉詞曲竟然不同。大陸地區所熟悉者，乃出自何仿的整理與改定，他於 1942 年冬天追隨中共新四軍的劇團，在江蘇鄰近六合、儀徵的山區進行宣傳及采風，時年僅十四歲的何仿，從一位民間藝人採集到這首在當地被長期傳唱的民歌。¹

該流行在江蘇地區的〈茉莉花〉，本名〈鮮花調〉，歌詞原分三段：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草，香也香不過它。
奴有心採一朵戴，又怕來年不發芽。
2. 好一朵金銀花，好一朵金銀花，金銀花開，好比鉤兒牙。
奴有心採一朵戴，看花的人兒要將奴罵。
3. 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開，碗呀碗口大。
奴有心採一朵戴，又怕刺兒把手扎。

關於此詞曲的起源，一直眾說紛紜：如有稱茉莉花是經由佛教而從印度傳入中土，而其原型為〈八段錦〉梵樂；²也有民俗研究者認為其歌詞出自明初大將徐達，調子則取自花鼓戲。³其中尤以台灣學者張繼光的研究最厚實，他透過曲調的分析與比較，並旁徵古代相關文獻之後，認為〈茉莉花〉的曲調可能源自元代或明初就已流傳的〈蓮花落〉，至遲在隆慶、萬曆間，就以〈雙疊翠〉之名出現，此或因其唱詞和曲調在開頭重複了「好一朵□□花」之句兩次，後遂又名〈鮮花調〉，且衍生出〈疊斷橋〉等變調之曲牌。⁴

¹ 下文中有關何仿在此曲流傳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均請參見許士坤，〈茉莉紮根中華、香飄四海五洲：記《茉莉花》的搜集加工整理者何仿及其文藝生涯〉，《新文化史料》，1998 年第 2 期，頁 71-72。

² 張恩，〈《茉莉花》原是佛教音樂〉，《北方音樂》，2005 年第 4 期，頁 33。

³ 此為扎西劉的看法，見 2005 年 12 月 18 日的《金陵晚報》：<http://www.njnews.cn/s/ca704503.htm>。

⁴ 張繼光，《民歌[茉莉花]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 291-337。

1957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受過正規教育的何仿，為了要指揮南京前線歌舞團在北京盛大公演，遂將〈鮮花調〉改編（其譜參見圖一），並把原詞中帶有「封建」色彩的「奴」字改成「我」，且把三段歌詞全統一用來描述茉莉花，其詞為：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草，香也香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又怕看花的人兒罵。⁵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開，雪也白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話。
3.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開，比也比不過它。
我有心採一朵戴，又怕來年不發芽。

從此，透過表演和唱片的推廣，令江蘇〈茉莉花〉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民歌。

然而，何仿並不是第一位採集並整理此一民歌詞曲之人。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隨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來華的「總管貢物官」吧龍（John Barrow, 1764-1848），在其於倫敦初版的《中國行紀（*Travels in China*）》（1804）一書中，即曾以五線譜首次錄出〈茉莉花〉的曲調（圖一），並以拼音記下其歌詞，甚至還嘗試英譯其義。此書相當受歡迎，在短短三、四年間即在歐美各國刊行英、法、荷等不同文字的版本，甚至再版。⁶

先前學界中人曾多次摘錄吧龍書中的〈茉莉花〉詞曲，但對其所記中文歌詞的還原，仍未能達成共識。筆者現從王爾敏和王桂芹等學者的研究結果出發，再參照原書的英譯內容，嘗試重新整理於下：

1. Hau ye-to sien wha Yeu tchau yeu jie lo tsai go kia

好 一 朵 鮮 花 ， 有 朝 有 日 落 在 我 家

(How delightful this branch of fresh flowers,

⁵ 這段歌詞的末句，有時被後人改寫成「看花的人兒要將我罵」。

⁶ 此段參見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2nd ed.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06), pp. 315-317. 有關此書所刊行各種版本的情形，筆者乃查索全世界最大的古舊書店平台 <http://www.abebooks.com>。

One morning one day it was dropped in my house.)

Go pun tai poo tchoo mun Twee tcho sien wha ul lo

我本待不出門，對著鮮花兒樂

(I the owner will wear it not out of doors,

But I will hold the fresh flower and be happy.)

2. Hau ye to Moo-lee wha Man yuen wha kai soy poo quee ta

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開賽不及它

(How delightful this branch of the Moo-lee flower,

In the full plot of flowers blowing freely none excels it.)

Go pun tai tsai ye ta Tai you kung kan wha jin ma

我本待採一朵戴，又恐看花人罵

(I the owner will wear this gathered branch,

Wear it yet fear, the flower seen, men will envy.)

其中共有兩段歌詞，筆者先列出吧龍所記之拼音，次將最合適的中文字對照列在其下，再附原書的歌詞英譯。

圖一：三種不同的〈茉莉花〉曲調。1. 英人吧龍在 1804 年於倫敦以五線譜出版者。2. 何仿於 1957 年根據其在江蘇採風所改寫者。3. 為簫卿主人在 1821 年用工尺譜紀錄者。為方便讀者較容易比較三者的異同，在此乃將三首曲調並列。

1. 

2. 

3. 







吧龍所附之歌詞，偶見別字或句讀不正確的情形，且或因是根據字典逐字翻譯，而有一些張冠李戴之誤，如其將「待（應作「欲」字解）」錯認為同音之「戴（wear）」，將「本（來）」誤釋為「本（人）」，將「看（守）花」錯解成「看（見）花」，將「罵」誤譯為「忌妒（envy）」，且因此將末句誤讀成「我（I）本（the owner）戴（will wear）採一朵（this gathered branch），戴又恐（Wear it yet fear），看花（the flower seen），人罵（men will envy）」。此外，筆者亦疑吧龍所錄歌詞第二段中的 "soy"，或為 "say (sai)" 之誤，⁷而 "Yeu tchau yeu jie（有朝有日）"，則或應為 "Yeu tchau ye jie（有朝一日）"。

吧龍所錄之〈茉莉花〉，曲調與前述江蘇流行者不同，但與台灣地區所傳唱者全同，惟後者的歌詞為：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芬芳美麗滿枝桠，又香又白人人誇。
讓我來，將你摘下，送給別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此不知是在近代由何人所填詞？只知台灣在 1950-1960 年左右刊行的國小音樂課本中，已出現前引之詞曲。⁸由於吧龍書中的〈茉莉花〉曲調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前半葉時，曾多次被歐洲音樂家們收入介紹世界民歌的著作當中，⁹台灣所流行的〈茉莉花〉曲譜很可能乃自海外回傳。

⁷ 如王爾敏將「我本待」誤作「我本戴」，並將第二段第一行的歌詞釋作「滿園花開誰（也）不及它」；而王桂芹則誤讀了吧龍原書中所記的兩處拼音（將"sien"誤作"fine"，"tai"作"dan"），並將第二段第二行的歌詞錯釋為「我本待採一朵，但又恐看花人兒罵」。參見王爾敏，〈〈茉莉花〉等民歌西傳歐洲二百年考〉，《漢學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1993），頁 185-200；王桂芹，〈《茉莉花》最早的曲譜文獻〉，《樂府新聲（瀋陽音樂學院學報）》，2005 年第 3 期，頁 40-41。

⁸ 張繼光，〈《民歌[茉莉花]研究》〉，頁 359。

⁹ 錢仁康，〈流傳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國民歌：《茉莉花》〉，收入氏著，《錢仁康音樂文選》（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7），頁 181-186。

弔詭的是，吧龍所提供的〈茉莉花〉歌詞，很難用其書中所錄的曲調唱出，¹⁰反倒是與江蘇〈茉莉花〉的詞句及文義較契合，筆者疑其所刊出的詞和曲乃分在不同時地所記。查吧龍在《中國行紀》中，稱〈茉莉花〉有可能是當時全中國最風行的歌曲，常由形似吉他的樂器（三弦或琵琶？）伴奏，而他所記之譜乃出自使團的聽事官伊登勒（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 1765-1847），此曲在使團返國後旋即被改編成各種形式在倫敦出版。吧龍自稱其書中所記乃原曲原詞，然而，他採錄歌詞的地方很可能與伊登勒記譜之處不同，惟兩地究竟為何，均仍待考。

11

中國古籍中已知最早刊載〈茉莉花〉歌詞的出版物，是清乾隆年間由玩花主人選輯的《綴白裘·椰子腔》，此書有詞無譜，描述一對打花鼓賣藝的鳳陽夫妻，應邀至風流公子曹月娥家中演唱〈花鼓曲〉，該曲共十二段，前三段的唱詞是：

1. 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有朝的一日，落在我家。
你若是不開放，對著鮮花兒罵；
你若是不開放，對著鮮花兒罵。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滿園的花開，賽不過了他。
本待要採一朵帶，又恐怕看花的罵；
本待要採一朵帶，又恐怕那看花的罵。
3. 八月裏桂花香，九月裏菊花黃，勾引得張生，跳過粉牆。
好一個崔鶯鶯，就把那門關兒上；
好一個崔鶯鶯，就把那門關兒上。

全曲共有三段涉及《西廂記》中張生戲鶯鶯的故事，但此或為〈花鼓曲〉在創作時所加，而不必然可用來印證〈茉莉花〉是源出自戲曲。¹²劇中曹公子不時覓機調戲茉莉花所隱喻的花鼓女，屢想偷採一朵「茉莉花」戴（同前引歌詞中的「帶」

¹⁰ 此在美國來華傳教士衛三畏的書中亦曾提及，參見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 London: Wiley & Putnam, 1848), vol. II, p. 166.

¹¹ 此段參見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p. 315-317.

¹² 張繼光，《民歌[茉莉花]研究》，頁 281-284。

字)，但又恐遭「看（守）花」的花鼓男罵。¹³

有趣的是，晚清來華的英國領事嘉托瑪 (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或不知《綴白裘》一書中曾將〈茉莉花〉與《西廂記》的情節相繫，但他卻另在無文獻佐證的情形下，聲稱〈茉莉花〉的故事原型出自《金瓶梅》，內容乃描述西門慶與其鄰居李瓶兒間的情挑事件。¹⁴

查中國最早記此一民歌曲譜的，有可能是道光元年（1821）由貯香主人序刊的《小慧集》，書中載有簫卿主人用斜行之工尺譜紀錄的〈鮮花調〉曲譜和兩段歌詞（圖二）：

1. 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飄來飄去，落在我的家。
我本待不出門，就把那鮮花兒樂。
我本待不出門，就把那鮮花兒樂。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卉，怎及得他。
我本待採一朵帶，又恐管花人來罵。
我本待採一朵帶，又恐管花人來罵。¹⁵

其曲調與江蘇地區流傳者有許多不同（圖一），¹⁶後者的旋律起伏較大，且多裝飾音，呈現出活潑流暢、抒情委婉的風格，應屬〈鮮花調〉的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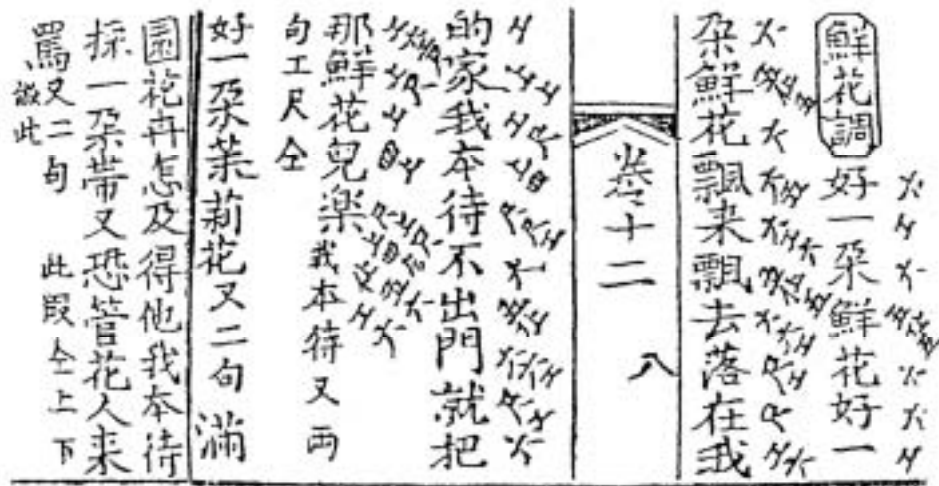
¹³ 此段參見玩花主人編選，錢德蒼續選，《綴白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善本戲曲叢刊》景印乾隆四十二年重刊本），第7冊，頁2431-2450。

¹⁴ C. T. Gardner, "Chinese Verse,"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1, no. 4 (1873), pp. 248-254.

¹⁵ 貯香主人輯，《小慧集》（道光元年序刊本），卷12，頁8。感謝馮光鈺教授寄贈此頁。

¹⁶ 此見張仲樵所譯的簡譜，轉引自王桂芹，〈《茉莉花》最早的曲譜文獻〉。

圖二：《小慧集》(1821) 中用工尺譜紀錄的〈鮮花調〉詞曲。



〈茉莉花〉在中國經由長期流變衍生出相當多的「同宗民歌」，¹⁷義大利音樂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在其歌劇《杜蘭朵（*Turandot*）》中，即選用與吧龍所記譜完全相同的〈茉莉花〉，作為貫穿全劇的主旋律之一，¹⁸而該旋律先前似乎尚未能於諸「同宗民歌」中獨領風騷。《杜蘭朵》一劇的情節常被誤認為取材自童話書《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其實，它根據的應是1802年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改編自 Carlo Gozzi（1720-1806）的作品，記述中國杜蘭朵公主招親的愛情故事，她宣布將嫁給具有皇族血統的王子，只要應徵者能答對三個謎題，但答錯者就得人頭落地。¹⁹

1926年，此一新編歌劇由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 1867-1957）指揮在米蘭首演，演到最後的第三幕，劇中忠心且深情款款的侍女柳兒（Liù），為了保護其暗戀的主人卡拉夫（Calaf）王子，而決定犧牲自己生命。托斯卡尼尼在柳兒唱完詠嘆調自殺之後，突然放下指揮棒，他並示意樂隊停止演奏，然後緩緩

¹⁷ 如在張繼光的《民歌[茉莉花]研究》一書中，即可見數十種變體；另可參見馮光鈺，《中國同宗民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頁18-30。

¹⁸ 據說此旋律出自他在友人家中所聽到一音樂盒中的旋律，參見羅基敏、梅樂互（Jürgen Maehder），《浦契尼的杜蘭朵》（臺北：高談文化，1998），頁167-169。

¹⁹ <http://www.operapaedia.org/Opera.aspx?article=1169&id=4015#MUSIC>；羅基敏、梅樂互，《浦契尼的杜蘭朵》，頁59-66。

轉過身來，面對全場愕然的觀眾說："*Qui il Maestro fini* (大師就寫到這裏)"，接著，目含淚光的托斯卡尼尼，沉重地走下指揮台，結束了首演。今日我們所聽到此劇的最後部分，則是根據普契尼遺稿所完成的續貂之作。²⁰

有長達近半個世紀，被認為有辱中國或華人形象的《杜蘭朵》，一直未能在中國公演。此一情形直到 1998 年始改變，是年 9 月在張藝謀導演以及祖賓·梅塔 (Zubin Mehta) 指揮之下，該歌劇在北京紫禁城的太廟連演九晚，吸引了全世界藝壇的目光。雖然張藝謀以其拍大場面電影的手法，動員了數百人參加演出，並襯托以金碧輝煌的布景以及雄偉莊嚴的太廟，令觀眾感受到一種磅薄的氣勢，但此劇巨星雲集、絢麗奪目的安排，也很容易給人作秀的感覺。

《杜蘭朵》一劇所涉及之異文化間的交融，不論是在故事情節、人物刻劃或布景裝扮的部分，多還只停留在表象的層次。中國的杜蘭朵公主雖然聰明美艷，個性卻是冷酷甚至殘忍。劇中所描述的爱情亦不讓人欽羨，卡拉夫王子以其生命做為賭注，只為了追求杜蘭朵的美麗與富貴。當侍女柳兒為救王子而被杜蘭朵處死之後，憤怒的卡拉夫一把扯去公主的面紗，卻又立被杜蘭朵的美麗所征服，不僅熱情盛讚公主如花般的嬌美，更進一步用嘴唇融化了她冰冷的偽裝。柳兒犧牲生命所單戀的對象，竟然也不過是如此淺薄與寡情！

該劇屢次浮現的〈茉莉花〉旋律，的確很容易觸動中國觀眾內心的共鳴，但在見到張藝謀版蓄著長長八字鬚的中國官員造型時，雖然明知寫實並非藝術表現所追求的目標，筆者內心仍無法不油然而生濃重的感慨，因為這幾乎還是一、兩百年前歐洲人心目中之中國形象的翻版（圖三）！

²⁰ 此段參見 <http://www.esm.rochester.edu/sibley/specialc/puccini/Tdot.htm>.

圖三： 西方人眼中對中國人形貌的刻板印象。

上圖：

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使華時，James Gillray (1756-1815) 所畫之一幅諷刺漫畫，²¹在此一想像畫中，馬戛爾尼正向坐著的乾隆皇帝跪呈國書，而此圖中的中國人均擁有長八字鬚與單鳳眼之「特徵」。



中圖：

1816年，英國攝政王子（即後來的喬治四世）派阿美士德使華時，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 所畫之一幅諷刺漫畫，²²身著想像之中國服飾的阿美士德及其兩名隨員，正向攝政王子辭行。



下圖：

1998年，張藝謀在北京紫禁城所導演《杜蘭朵》歌劇中的中國官員，其造型仍不脫傳統的刻板印象。



²¹ 如見 <http://www.nypl.org/research/chss/spe/art/print/exhibits/gillray/part8.html>;
<http://www.npg.org.uk/live/search/portrait.asp?LinkID=mp02854&rNo=3&role=sit>.

²² Anna Jackson & Amin Jaffer, ed.,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 & A Publications, 2004), p. 357.

〈茉莉花〉並非馬戛爾尼使華過程中雙方在音樂上唯一的交流，如英使在北京停留期間，即常有中國官員和歐洲傳教士造訪，其隨團樂隊所演奏的音樂就吸引了不少人聆賞，並有清廷的樂官帶著畫家，依照 1:1 的比例，如實地畫下單簧管、長笛、低音管和法國號的形狀和尺寸。而吧龍在其《中國行紀》一書中，不僅錄下〈茉莉花〉的詞曲，還另記下划船號子、〈萬年歡〉、〈老八板〉等樂曲的五線譜，並圖繪了 28 種中國樂器的形狀。²³然而，英國使團中人也曾誤認中國人所使用的工尺譜是向耶穌會士學的，並貶稱中國音樂無和聲、音階不完整，且唱歌全用假嗓子等。²⁴

馬戛爾尼使團的畫師額勒桑德（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曾繪有乾隆皇帝進入萬樹園中御幄接見英使前的水彩畫數幅，其一現藏大英博物館（圖四），²⁵御幄的左右兩旁可清晰看到各有五名正在演奏的樂師。今人陶亞兵認為其中五名即使團來華時所配置的小型儀仗樂隊，²⁶然而，依照馬戛爾尼貼身侍從 Aeneas Anderson 的記述，在八月初十日覲見當天，正使在隨員、侍從、樂手和護衛隊的伴同下，約於五點左右抵達御幄，馬戛爾尼在下轎後，旋即將所有侍從、樂手和兵士遣回，僅帶著十一名官紳（gentlemen）入覲。²⁷亦即，在迎接皇帝入幄時，並無英國的「奏樂人」在場，儀式當中應僅有清宮樂師參預。

先前許多人在論及乾隆朝來華的馬戛爾尼使團時，常批評清朝自我封閉，因而喪失了一次接受歐洲先進文明的機會。其實，透過宮中的天主教傳教士，清廷對西方事物並不乏接觸，雙方亦有許多交流。以音樂為例，乾隆皇帝即曾進用多名天主教傳教士擔任樂師；內監們在傳教士的指導之下，也曾於 1741-1750 年左右組織小型的管絃樂隊，並演奏西洋音樂；而在 1750 年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他除介紹各種西洋樂器入華之外，並將中國樂器寄往法國，還嘗翻譯康熙朝知名學者李光地的《古樂經傳》，在巴黎出

²³ 此段參見陶亞兵，《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 69-75。

²⁴ 陳豔霞（Ysia Tchen）著，耿昇譯，《華樂西傳法蘭西（*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原書初版於 1974 年），頁 216-224。

²⁵ 翻攝自 Alain Peyrefitte, *Images de l'Empire immobil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0), p. 87.

²⁶ 陶亞兵，《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頁 71。

²⁷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J. Debrett, 1795), pp. 145-148.

版《中國古今音樂篇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1779)，且匯編包含 54 首曲譜的《中國人的娛樂或中國樂曲集 (*Divertissements chinois, ou Concerts du musique chinois*)》(1779)；²⁸此外，清宮更曾於 1778 年演出改編的義大利喜歌劇《好姑娘 (*La Cecchina*)》。²⁹亦即，張藝謀所導演的《杜蘭朵》，並非如許多人所認為的，是歷史上頭一齣在紫禁城上演的西洋歌劇；而「妄自尊大」與「愚昧無知」，亦不宜簡單地被用來概括乾隆皇帝對外來事物的態度！³⁰

圖四：額勒桑德所繪乾隆皇帝進入萬樹園中御幄接見英使前的水彩畫，入口處之兩側各有五名樂師在演奏。原圖現藏大英圖書館，此為局部放大。



²⁸ 陳豔霞，《華樂西傳法蘭西》，頁 47-55、95-171、186-208。

²⁹ 此為 Niccolò Piccinni (1728-1800) 的作品，1760 年在羅馬首演後，隨即風靡歐洲各地。此段參見陶亞兵，《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頁 59-65；

http://www.operaitaliana.com/opera_italiana/schedaopera.asp-ID=27&IDOp=133&Lingua=1.htm。

³⁰ 《學習時報》編輯部，《落日的輝煌：17、18 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頁 3-19。

中國大陸最普及之〈茉莉花〉詞曲，乃為 1957 年由近人何仿根據其先前在江蘇所採集者改編而成。另一支〈茉莉花〉的旋律，則是 1793 年隨著馬戛爾尼使團而西傳歐洲，並逐漸被視為中國民歌的代表，1926 年起更透過普契尼新編歌劇《杜蘭朵》而風行西方，且又回傳海峽兩岸，再於 1998 年由張藝謀將該歌劇搬至具有濃厚象徵意義的紫禁城公演。從後者的流傳過程，我們可以發現異文化間的接觸與交流並不難營造，且是當今全球化過程中每個社會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然而，不同文化間的深度融合以及新生命力的孕育，其所需要的條件卻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而已！

主要參考書目

- 《小慧集》，貯香主人輯，道光元年序刊本。
- 《中國同宗民歌》，馮光鈺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9月，1刷。
- 《民歌[茉莉花]研究》，張繼光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3月，1刷。
- 《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陶亞兵著，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8月，1刷。
- 《浦契尼的杜蘭朵》，羅基敏、梅樂互 (Jürgen Maehder) 著，臺北：高談文化，1998年11月，1刷。
- 《華樂西傳法蘭西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陳豔霞 (Ysia Tchen) 著，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1刷。
- 《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學習時報》編輯部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7月，1刷。
- 《綴白裘》，玩花主人編選，錢德蒼續選，景印乾隆四十二年重刊本。
- Travels in China*, John Barrow,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06, 2nd ed.

The Journey of a Chinese folk song *Moli Hua* (Jasmine Flower)

Huang, Yi-Long*

[Abstract]

Moli Hua is the most renowned Chinese folk song. However,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by word of mouth, this song has developed many variants. In fact,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of *Moli Hua* sang by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aiwan. An attempt is made in this article to compare the two dissimilar versions and track their course of evolution.

When the British ambassador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visited Qing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a member of the embassy wrote down the melody and lyrics of *Moli Hua* on western musical staff. This version of *Moli Hua* is later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because the melody is featured in Puccini (1858-1924)'s famous opera *Turandot*. Nevertheless, inaccuracies have occurred during music notation and lyric transliteration, for research is also done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mistakes.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also takes the Chinese image in *Turandot*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misinterpretation that often occur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Keywords: Jasmine Flower, folk song, George Macartney, Giacomo Puccini

* Distinguished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